



头上戴了一个一次性的浴帽, 脚上鞋子外面套上鞋套, 戴好医 用手套,全副武装出门去。

路上只有零星几个人,除了来回跑的救护车和少量私家车, 整个城市一片寂静。真的难以想象,这就是我生活了40多年的 城市,一个1000多万人的大都市,说实话,我的心真的在滴血。 虽然平时各种吐槽, 可是当危机真的来临的时候, 谁不爱自己 的故乡呢?

寒风中走了接近一个小时,进入医院大楼前,看见有人在哭, 心中一紧, 走进门诊大厅, 听见一个婆婆打电话, 这里刚刚死 了一个。

依照程序, 先挂号, 再测氧饱和, 一般人氧饱和都是93-99, 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机器测我是100。我后面又来了一个女 的, 走路也走不动, 大约30多岁, 明显状态不好, 氧饱和只有 81, 护士赶紧叫人来扶进抢救室了, 后面又来了一个孕妇, 老 公和父亲一起来的,氧饱和88,明显不妙,也进去了。

经过前面多天的混乱, 政府疏导后医院人不像之前那么多 了,排队的大概就是30人不到,等待大约2小时,我老老实实 地去诊室门口再排队等候。

医生开了检查单,查血,加做CT。12点整,所有检查结束, 等待结果。27 日凌晨 1 点,我先去拿了 CT 报告,左上肺见少 许斑点状模糊影,我心里有数了,这就是肺炎,只不过并不严重。

查血结果就更明确, 所有已知病毒全部阴性, 除了新型冠 状病毒没有检测。跑去医生那里, 医生说我是疑似病例, 但是

万先生第一次就诊的医院。



现在做不了检测,好在状况也不重,叫回家自己隔离、吃药。

走出医院一段距离后, 扔掉浴帽, 手套、鞋套、口罩全部 换新的, 信心满满走回家。进门之前脱下外套和外裤, 全部喷 洒消毒液后扔掉, 里面衣物用消毒水浸泡清洗消毒, 乖乖地再 次进卧室隔离。

## 幸运住院, 但妈妈和老婆都发烧了

1月27日开始,我就自己隔离在家吃药。除了医院开的西药, 我还吃了朋友开的中药。但是体温一阵高一阵低,整个人就像 在海浪中一样。我从来不吃鸡,但为了恢复,强忍着恶心吃了 几口鸡汤面, 但吃啥吐啥, 边吃边吐。

到了1月30日,病情一直没有好转。听说协和医院西区开 了新病区,有700张床位,我想冒险一试。武汉全市禁行,但 在一线生机面前这些都不是事。我拖着病体开了几十公里过去, 靠近医院的地方被警察拦住了, 我没有通行证, 而且发烧, 不 许过去, 无奈之下只好返回。但好消息是回家后发现体温稍微 下来一点, 只有 37.3 度, 不幸中的大幸。

我回家后,休息了一下午,5点左右听到一个消息,说武 汉市中心医院新开了一个病区,我立马赶去,还剩最后一个, 医院把我收进去了。

从1月31日开始,我的病情加重。31日迷迷糊糊睡到2点多, 突然肺部剧痛, 醒过来。

虽然住进医院, 但是医生还没有开任何医嘱。在此之前, 我除了好好休息保存体力外, 也没什么好做的。

前一天晚上老婆给我打电话,说孩子可能也在发烧了,我 的心都要碎了。为了孩子为了家人,我必须尽快恢复,我坚决 不能倒。

8点半,病房送来了早餐!原本以为只能靠饼干过日子, 居然有吃的。一个已经放凉了的菜肉包,一碗稀粥,一个煮鸡蛋, 虽然一直想吐,但我只花了几分钟就吞下去了。一来因为我确 实很饿, 二来我的口鼻在外面暴露的时间越长越危险, 三是因 为我知道, 我必须吃, 只有吃才有力气和病毒打仗, 家里人还 等着我回去,我还要去救她们,我不能倒下。

想到这里,我又不争气地哭了,我这四十多岁老爷们,最 近一个多星期,特别容易哭,哭的次数比过去几十年都还要多, 丢人……

发烧第7天, 医生给我扎了留置针, 开始输第一瓶药, 据